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遊廬山日記

戊午（1618年），余同兄雷門、白夫，以八月□八日至九江。易小舟，沿江南入龍開河，二□里，泊李裁縫堰。登陸，五里，過西林寺，至東林寺。寺當廬山之陰，南面廬山，北倚東林山。山不甚高，為廬之外廊。中有大溪，自東而西，驛路界其間，為九江之建昌孔道。寺前臨溪，入門為虎溪橋，規模甚大，正殿夷毀，右為三笑堂。

□九日 出寺，循山麓西南行。五里，越廣濟橋，始舍官道，沿溪東向行。又二里，溪回山合，霧色霏霏如雨。一人立溪口，問之，由此東上為天池大道，南轉登石門，為天池寺之側徑。余稔知石門之奇，路險莫能上，遂倩其人為導，約二兄逕至天池相待。遂南渡小溪二重，過報國寺，從碧條香藹中攀陟五里，仰見濃霧中雙石岬立，即石門也。一路由石隙而入，復有二石峰對峙。路宛轉峰嶺，下瞰絕澗諸峰，在鐵船峰旁，俱從澗底轟聳直上，離立咫尺，爭雄競秀，而層煙疊翠，澄映四外。其下噴雪奔雷。騰空震蕩，耳目為之狂喜。門內對峰倚壁，都結層樓危闕。徽人鄒昌明、畢貫之新建精廬，僧容成焚修其間。從庵後小徑，復出石門一重，俱從石崖上，上攀下躡，磴窮則挽藤，藤絕置木梯以上。如是二里，至獅子岩。岩下有靜室。越嶺，路頗平。再上里許，得大道，即自郡城南來者。歷級而登，殿已當前，以霧故不辨。逼之，而朱楹彩棟，則天池寺也，蓋毀而新建者。由右側登聚仙亭，亭前一崖突出，下臨無地，曰文殊台。出寺，由大道左登披霞亭。亭側岐路東上山脊，行三里。由此再東二里，為大林寺；由此北折而西，曰白鹿升仙台；北折而東，曰佛手岩。升仙台三面壁立，四旁多喬松，高帝御制周顛仙廟碑在其頂，石亭覆之，制甚古。佛手岩穹然軒峙，深可五六丈，岩靖石歧橫出，故稱「佛手」。循岩側庵右行，崖石兩層，突出深塢，上平下仄，訪仙台遺址也。台後石上書「竹林寺」三字。竹林為匡廬幻境，可望不可即；台前風雨中，時時聞鐘梵聲，故以此當之，時方雲霧迷漫，即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，何論竹林？

還出佛手岩，由大路東抵大林寺。寺四面峰環，前抱一溪。溪上樹大三人圍，非檜非杉，枝頭著子累累，傳為寶樹，來自西域，向有二株，為風雨拔去其一矣。

二□日 晨霧盡收。出天池，趨文殊台。四壁萬仞，俯視鐵船峰，正可飛鳥。山北諸山，伏如聚蟄。匡湖洋洋山麓，長江帶之，遠及天際。因再為石門遊，三里，度昨所過險處，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，喜甚，導余歷覽諸峰。上至神龍宮右，折而下，入神龍宮。奔瀾鳴雷，松竹蔭映，山峽中奧寂境也。循舊路抵天池下，從岐徑東南行□里，升降於層峰幽澗；無徑不竹，無陰不松，則金竹坪也。諸峰隱護，幽倍天池，曠則遜之。復南三里，登蓮花峰側，霧復大作。是峰為天池案山，在金竹坪則左翼也。峰頂叢石嶙峋，霧隙中時作窺人態，以霧不及登。

越嶺東向二里，至仰天坪，因謀盡漢陽之勝。漢陽為廬山最高頂，此坪則為僧廬之最高者。坪之陰，水俱北流從九江；其陽，水俱南下屬南康。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，僧言中隔桃花峰，尚有□里遙。出寺，霧漸解。從山塢西南行，循桃花峰東轉，過曬穀石，越嶺南下，復上則漢陽峰也。先是遇一僧，謂峰頂無可托宿，宜投慧燈僧舍，因指以路。未至峰頂二里，落照盈山，遂如僧言，東向越嶺，轉而西南，即漢陽峰之陽也。一徑循山，重嶂幽寂，非復人世。里許，蒼然竹叢中得一龕，有僧短髮覆額，破衲赤足者，即慧燈也，方挑水磨腐。竹內僧三四人，衣履揖客，皆慕燈遠來者。復有赤腳短髮僧從崖間下，問之，乃云南雞足山僧。燈有徒，結茅於內，其僧歷懸崖訪之，方返耳。余即拉一僧為導，攀援半里，至其所。石壁峭削，懸梯以度，一茅如慧燈龕。僧本山下山民家，亦以慕燈居此。至是而上仰漢陽，下俯絕壁，與世復隔矣。暝色已合，歸宿燈龕。燈煮腐相餉，前指路僧亦至。燈半一腐，必自己出，必遍及其徒。徒亦自至，來僧其一也。

二□一日 別燈，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峰攀茅拉棘，二里，至峰頂。南瞰鄱湖，水天浩蕩。東瞻湖口，西盼建昌，諸山歷歷，無不俯首失恃。惟北面之桃花峰，錚錚比肩，然昂霄逼漢，此其最矣。下山二里，循舊路，向五老峰。漢陽、五老，俱匡廬南面之山，如兩角相向，而犁頭尖界於中，退於後，故兩峰相望甚近。而路必仍至金竹坪，繞犁頭尖後，出其左脅，北轉始達五老峰，自漢陽計之，且三□里。余始至嶺角，望峰頂坦夷，莫詳五老面目。及至峰頂，風高水絕，寂無居者。因遍歷五老峰，始知是山之陰，一岡連屬；陽則山從絕頂平剖，列為五枝，憑空下墜者萬仞，外無重岡疊嶂之蔽，際目甚寬。然彼此相望，則五峰排列自掩，一覽不能兼收；惟登一峰，則兩旁無底。峰峰各奇不少讓，真雄曠之極觀也！

仍下二里，至嶺角。北行山塢中，里許，入方廣寺，為五老新刹。僧知覺甚稔三疊之勝，言道路極艱，促余速行。北行一里，路窮，渡澗。隨澗東西行，鳴流下注亂石，兩山夾之，叢竹修枝，鬱蔥上下，時時仰見飛石，突綴其間，轉入轉佳。既而澗旁路亦窮，從澗中亂石行，圓者滑足，尖者刺履。如是三裡，得綠水潭。一泓深碧，怒流傾瀉之上，流者噴雪，停者毓黛。又里許，為大綠水潭。水勢至此將墮，大倍之，怒亦益甚。潭有峭壁亂聳，回互逼立，下瞰無底，但聞轟雷倒峽之聲，心怖目眩，泉不知從何墜去也。於是澗中路亦窮，乃西向登峰。峰前石台鵲起，四瞰層壁，陰森逼側。泉為所蔽，不得見，必至對面峭壁間，方能全收其勝。乃循山岡，從北東轉。二里，出對崖，下瞰，則一級、二級、三級之泉，始依次悉見。其塢中一壁，有洞如門者二，僧輒指為竹林寺門云。頃之，北風自湖口吹上，寒生粟起，急返舊路，至綠水潭。詳觀之，上有洞翕然下墜。僧引入其中，曰：「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。」然洞本石罅夾起，內橫通如「□」字，南北通明，西入似無底止。出，溯溪而行，抵方廣，已昏黑。

二□二日 出寺，南渡溪，抵犁頭尖之陽。東轉下山，□里，至楞伽院側。遙望山左脅，一瀑從空飛墜，環映青紫，夭矯混漾，亦一雄觀。五里，過棲賢寺，山勢至此始就平。以急於三峽澗，未之入。里許，至三峽澗。澗石夾立成峽，怒流衝激而來，為峽所束，回奔倒湧，轟振山谷。橋懸兩岩石上，俯瞰深峽中，進珠戛玉。過橋，從岐路東向，越嶺趨白鹿洞。路皆出五老峰之陽，山田高下，點錯民居。橫歷坡陀，仰望排嶂者三里，直入峰下，為白鶴觀。又東北行三里，抵白鹿洞，亦五老峰前一山塢也。環山帶溪，喬松錯落。出洞，由大道行，為開先道。蓋廬山形勢，犁頭尖居中而少遜，棲賢寺實中處焉；五老左突，下即白鹿洞；右峙者，則鶴鳴峰也，開先寺當其前。於是西向循山，橫過白鹿、棲賢之大道，□里，經萬松寺，陟一嶺而下，山寺巍然南向者，則開先寺也。從殿後登樓眺瀑，一縷垂垂，尚在五里外，半為山樹所翳，傾瀉之勢，不及楞伽道中所見。惟雙劍嶄嶄眾峰間，有芙蓉插天之態；香爐一峰，直山頭圓阜耳。從樓側西下壑，澗流鏗然瀉出峽石，即瀑布下流也。瀑布至此，反隱不復見，而峽水匯為龍潭，澄映心目。坐石久之，四山暝色，返宿於殿西之鶴峰堂。

二□三日 由寺後側徑登山。越澗盤嶺，宛轉山半。隔峰復見一瀑，並掛瀑布之東，即馬尾泉也。五里，攀一尖峰，絕頂為文殊台。孤峰拔起，四望無倚，頂有文殊塔。對崖削立萬仞，瀑布轟轟下墜，與台僅隔一澗，自巔至底，一目殆無不盡。不登此台，不悉此瀑之勝。下台，循山岡西北溯溪，即瀑布上流也。一徑忽入，山回谷抱，則黃岩寺據雙劍峰下。越澗再上，得黃石岩。岩石飛突，平覆如砥。岩側茅閣方丈，幽雅出塵。閣外修竹數竿，拂群峰而上，與山花霜葉，映配峰際。鄱湖一點，正當窗牖。縱步溪石間，觀斷崖夾壁之勝。仍飯開先，遂別去。